

[首页](#) >> [书目文献](#)

唐代李善《文选》注引《水经注》考

王东

内容提要 以唐代李善《文选》注中引用《水经注》的资料为考察对象,管窥北魏酈道元《水经注》在唐代的流传情况,可得出如下结论:(一)李善当时所见的《水经注》可能是古本《水经注》,它与今本《水经注》一定存在诸多差别。(二)李善引用的《水经注》与今本《水经注》在内容上有完全相同的,但较多内容为李善抄变其辞。(三)李善所引《水经注》的内容,在今本《水经注》中难以寻觅者共有十则,这些当为今本《水经注》之佚文,这也是李善注在《水经注》研究中的重要价值所在。(四)当时的注释家已将《水经注》中的资料为己所用,如校勘其他典籍、注释其他典籍中的地名、注释其他典籍中的某些字词等。不过,注释家们还只是停留在把《水经注》中的资料作为佐证来解释证明其他典籍中的相关问题,还没有自觉地进行《水经注》的本体研究。

北魏酈道元的《水经注》是我国著名的地理学著作,大约成书于公元六世纪初期。当时还没有雕版印刷,因此,《水经注》是通过抄本进行流传。到了唐代,《水经注》名不甚著,因其繁称博引、杂采神佛而不得重视,甚至谓为“僻书”。这一时期的《水经注》抄本今不可得,我们今天想了解唐代《水经注》的情况,惟赖诸家所引,才得存吉光片羽,如《初学记》等类书,张守节《史记正义》、颜师古《汉书》注、李贤《后汉书》注、李善《文选》注等注文以及封演《封氏闻见记》、李吉甫《元和郡县图志》等笔记或地理书等。本文以李善《文选》注中所引《水经注》资料为研究对象,希望通过爬梳李善注所引用的《水经注》的资料,管窥唐人所见《水经注》与今本《水经注》之间的差别,同时了解李善注在《水经注》研究中的价值。

李善《文选》注“搜集材料最多,征引古籍达数百种,其中有的今已失传”[1],向来为古籍整理者视为辑佚之要籍。李善在注释《文选》时,引用了数十条《水经注》中的资料。从目前所见到的李善注本来看,冠以“酈善长《水经注》曰”“酈元曰”“酈元《水经注》曰”“《水经注》曰”“酈善长《水经》曰”等。以下把能收集到的这些资料全部胪列出来,以供与今本《水经注》相比勘,也为《文选》研究者提供一些资料。

1.《文选·张衡〈南都赋〉》:“尔其川渚……发源岩穴。”李善注:“《水经》曰:泚水出南阳县西尧山。……酈善长《水经注》曰:泚水出襄乡县东北阳中山。”[1](P153)

日本足利学校藏宋刊明州本《六臣注文选》(以下简称“明州本”):“酈善长《水经注》曰:泚水出襄乡县东泚阳中出。”[2](P72)四部丛刊本《六臣注文选》(以下简称“四部丛刊本”):“酈善长《水经注》曰:泚水出襄乡县东北阳中出。”[3](P85)奎章阁本《文选》(以下简称“奎章阁本”):“善曰:《水经》曰:泚水出南阳县西尧山。酈善长《水经注》曰:泚水出襄乡县东泚阳中山。”[4]北宋天圣监本《文选》(以下简称“北宋监本”):“《水经》曰泚水出南阳县西尧山。……酈善长《水经注》曰:泚水出襄乡县东泚阳中出。”[5]

可见明州本、北宋监本同,皆作“东泚阳中出”;奎章阁本作“东泚阳中山”;四部丛刊本作“东北阳中出”。

考《水经注·沔水》:“白水又西合泚水,水出于襄乡县东北阳中山,西径襄乡县之故城北,按《郡国志》是南阳之属县也。泚水又西径蔡阳县故城东,西南流注于白水。”[6](P665)

由此可知,“东泚阳中出”“东北阳中出”均当为“东北阳中山”之讹。

2.《文选·张衡〈南都赋〉》:“奉先帝而追孝,立唐祀乎尧山。”李善注:“《水经》曰:南阳县西尧山。酈元曰:鲁县立尧祠于西山,谓之尧山也。”[1](P159)

明州本[2](P75)、四部丛刊本[3](P88)、奎章阁本[4]、北宋监本[5]同,皆作:“《水经》曰:南阳县西尧山。酈元曰:鲁县立尧祠于西山,谓之尧山也。”

考《水经注·沁水》:“盖孔氏迁山下,追思圣祖,故立庙存谯耳。其犹刘累迁鲁,立尧祠于山矣。非谓回轘于此也。”[6](P231)

考《水经注·泚水》:“《水经》曰:泚水出南阳鲁阳县西之尧山。”酈道元注:“尧之末孙刘累,以龙食帝孔甲,孔甲又求之,不得,累惧而迁于鲁县,立尧祠于西山,

收藏文章



周访问排行	月访问排行	总访问排行
杜甫《望岳》赏析	杜甫《春夜喜雨》赏析	阳光下的罪恶(3)
柳永《雨霖铃·寒蝉凄切》赏析	杜甫《春望》赏析	杜甫《客至》赏析
宋代家族与文学【第二章】	辛弃疾《青玉案·元夕》赏析	

谓之尧山。故张衡《南都赋》曰：奉先帝而追孝，立唐祠于尧山。尧山在太和川太和城东，澠水出焉。张衡《南都赋》曰：其川浹则澠……澠，发源岩穴，布濩漫汗，潏沆洋溢，总括急趣，箭驰风疾者也。”[6](P722)

笔者按：李善注引《水经》作“南阳西尧山”，今本《水经注》引《水经》作“南阳鲁阳县西之尧山”。“鲁阳县”，西汉置，属南阳郡。治所即今河南鲁山县。西晋属南阳国，十六国后赵属南阳郡。北魏太和十一年改为山北县。今本《水经注》引作“南阳鲁阳县西之尧山”，比李善注具体详细。

3.《文选·张衡〈南都赋〉》：“真人南巡，睹旧里焉。”李善注：“《东观汉记》曰：光武征秦丰，幸旧宅。酈元《水经注》曰：光武征秦丰，张衡以为真人南巡，观旧里焉。”[1](P162)

明州本[2](P76)、四部丛刊本[3](P90)、奎章阁本[4]、北宋监本[5]同，皆作：“酈元《水经注》曰：光武征秦丰，张衡以为真人南巡，观旧里焉。”

考《水经注·沔水》：“水北有白水陂，其阳有汉光武故宅，基址存焉。所谓白水乡也，苏伯阿望气处也。光武之征秦丰，幸旧邑，置酒极欢，张平子以为真人，南巡观旧里焉。《东观汉记》曰：明帝幸南阳，祀旧宅，召校官子弟作雅乐，奏《鹿鸣》，上自御埴簾和之，以娱宾客，又于此宅矣。”[6](P665)

笔者按：李善注与《水经注》文相近。

4.《文选·左思〈魏都赋〉》：“剑阁虽嶮，凭之者蹶，非所以深根固蒂也。”李善注：“剑阁，蜀境也。酈元《水经注》曰：小剑戍去大剑，飞阁通衢，故谓之剑阁。”[1](P264)

明州本[2](P100)、四部丛刊本[3](P120)、奎章阁本[4]、北宋监本[5]同，皆作：“善曰：剑阁，蜀境也。酈元《水经注》曰：小剑去大剑，飞阁惧，故谓之剑阁。”

考《水经注·漾水》：“又东南径小剑戍北，西去大剑三十里，连山绝险，飞阁通衢，故谓之剑阁也。”[6](P485)《元和郡县图志》“益昌县”：“小剑城去大剑戍四十里，连山绝险，飞阁通衢，故谓之剑阁道。”[7](P565)

笔者按：胡克家重刊本李善注与《水经注》文最近似。明州本、四部丛刊本、奎章阁本、北宋监本作“小剑去大剑，飞阁惧”意义颇费解。“小剑戍”在今剑阁县北剑门关之北大仓坝。“大剑”即大剑山，亦称梁山、剑山、剑门山，在今四川剑阁县北。王隐《晋书》：张载随父收入蜀，作《剑阁铭》。益州刺史张敏见其文，乃表天子刻石于剑阁焉。又有小剑山距其三十里，故曰此为大剑[8](P134)。“飞阁通衢”中“飞阁”义为“凌空建筑的阁道”。“通衢”，四通八达的道路。唐徐坚《初学记》卷八引常璩《华阳国志》：“诸葛亮相蜀，凿石架空，为飞梁阁道，即古剑阁道。”故“飞阁惧”当为“飞阁通衢”之脱讹。

5.《文选·班彪〈北征赋〉》：“登赤须之长阪，入义渠之旧城。”李善注：“酈善长《水经注》曰：赤须水出赤须谷，西南流注罗水，然阪因水以得名也。”[1](P427)

明州本[2](P151)、四部丛刊本[3](P183)、奎章阁本[4]同，皆作：“善曰……善长《水经注》曰：赤须水出赤须谷，西南流注罗水，然阪因水以得名也。”

考今本《水经注》中无此文，李善所引当为今本《水经注》之佚文。

6.《文选·潘岳〈西征赋〉》：“尔乃越平乐，过街邮。秣马皋门，税驾西周。”李善注：“平乐，馆名也。酈善长《水经注》曰：梓泽西，有一原，古旧亭处，即街邮也。石卷溪口，高三丈，谓之皋门桥。”[1](P443)

明州本[2](P156)、四部丛刊本[3](P189)、奎章阁本[4]同，皆作：“善曰……酈善长《水经注》曰：梓泽西，有一原，古旧亭处，即街邮也。”

考《水经注·灋水》：“县北有亭，灋水出其北梓泽中。梓泽，地名也。泽北对原阜，即裴氏墓堂所在，碑阙存焉。其水历泽东南流，水西有一原，其上平敞，古亭之处也。即潘安仁《西征赋》所谓越街邮者也。”[6](P379)今本《文选》李善注“过街邮”，《水经注》引作“越街邮”。今本《文选》李善注“古旧亭处”，《水经注》作“古亭之处”。

笔者按：《水经注》引作“越街邮”之“越”似为道元所改。潘岳《西征赋》“尔乃越平乐”一句，可知上文已用“越”字，对文就不能再用“越”。因此，“过街邮”之“过”正如“越平乐”相对文。

今本《文选》李善注“古旧亭处”，似当为《水经注》作“古亭之处”。《水经》中记载“灋水出河南谷城县北山”，酈道元注：“县北有亭，灋水出其北梓泽中。”“亭”，杨守敬、熊会贞《水经注疏》：“朱(谋)讹作旧。赵(一清)改云：当作亭。《郡国志》，谷城，灋水出。刘昭《补注》引《博物记》，出口亭山。《汉志》作亭。师古曰：音口，从水，后人所加耳。戴(震)改。守敬按：《文选·西征赋·注》引此作旧，则讹误已久，李氏尚未能正之。钱坫云，口古字通。”[9](P1354)

7.《文选·潘岳〈西征赋〉》：“澡孝水而濯纓，嘉美名之在兹。”李善注：“澡，《水经注》作济。《字林》曰：孝水，在河南郡。酈元曰：在河南城西十余里。”[1](P446)

明州本[2](P158)、四部丛刊本[3](P191)、奎章阁本[4]同，皆作：“善曰……酈元曰：在河南城西十余里。”

考今本《水经注·谷水》：“世谓之孝水也。潘岳《西征赋》曰：澡孝水以濯纓，嘉美名之在兹。是水在河南城西十余里，故吕忱曰：孝水在河南。”[6](P1373)

笔者按：胡克家本李善注：“澡，《水经注》作济。”从这条记载可知，李善当时所见的可能是古本《水经注》，与今本《水经注》存在差异。赵一清《水经注释》按：五臣注《文选》曰：“澡”，《水经注》作“济”。可见唐时官本原是济字。古隶齐与臬似，故“济”“澡”互异耳。

8.《文选·潘岳〈西征赋〉》：“我徂安阳，言陟陟郭。行乎漫渎之口，憩乎曹阳之墟。”李善注：“酈善长《水经注》曰：囊水出囊山，北流出谷，谓之漫渎。与安阳溪水

合，又西径陕县故城南，又合一水，谓之浹谷水。漫涧水北有逆旅亭，谓之漫谷客舍。”[1](P449)

明州本[2](P159)、四部丛刊本[3](P192)、奎章阁本[4]同，皆作：“善曰……酈善长《水经注》曰：棗水出棗山，北流出谷，谓之漫涧。与安阳溪水合，又西径陕县故城南，又合一水，谓之浹谷水。漫涧水北有逆旅亭，谓之漫谷客舍。”

考今本《水经注·河水》：“棗水出棗山，西北流。又有崖水，出南山北谷，径崖峡，北流与干山之水会，水出于山东谷，两川合注于崖水。又东北注棗水，棗水北流出谷，谓之漫涧矣。与安阳溪水合，水出石峭南，西径安阳城南，汉昭帝封上官桀为侯国。潘岳所谓我祖安阳也。东合漫涧水，水北有逆旅亭，谓之漫口客舍也。又西径陕县故城南，又合一水，谓之浹谷水，南出近溪，北流注棗。”[6](P114)

笔者按：李善注引《水经注》作“漫谷客舍”，今本《水经注》作“漫口客舍”。从李善注和今本《水经注》的记载来看，李善注在引《水经注》时比较简略，多有割裂，且不一定完全按照《水经注》原文的次序来引用。

9.《文选·潘岳〈西征赋〉》：“升曲沃而惆怅，惜兆乱而兄替。”李善注：“酈善长《水经注》曰：春秋，晋侯使詹嘉守桃林之塞，处此以备秦，时以曲沃之官守之，故有曲沃之名。”[1](P450-451)

明州本[2](P159)、四部丛刊本[3](P193)同，皆作：“酈善长《水经注》曰：春秋，晋使詹嘉守桃林之塞，处此以备秦，时以曲沃之官守之，故有曲沃之名。”

奎章阁本“曲沃”作“曲屋”：“酈善长《水经注》曰：春秋，晋使詹嘉守桃林之塞，处此以备秦，时以曲屋之官守之，故有曲沃之名。”

考今本《水经注·河水》：“余按《春秋·文公十三年》，晋侯使詹嘉守桃林之塞，处此以备秦。时以曲沃之官守之故，曲沃之名，遂为积古之传矣。”[6](P113)

笔者按：今本《水经注·河水》中“时以曲沃之官守之故，曲沃之名，遂为积古之传矣。”该句中“故”后断开，句读不畅，可能因为脱一“有”字而致。可资李善注而增补，此句似为：“时以曲沃之官守之，故有曲沃之名，遂为积古之传矣。”

10.《文选·郭璞〈江赋〉》：“冲巫峡以迅激，躋江津而起涨。”李善注：“酈元《水经注》曰：马头崖北对大岸，谓之江津。”[1](P557)

明州本[2](P193)、四部丛刊本[3](P237)、胡克家本同，皆作“马头崖”：“酈元《水经注》曰：马头崖北对大岸，谓之江津。”

奎章阁本与今本《水经注》同，皆作“马头岸”：“酈元《水经注》曰：马头岸北对大岸，谓之江津。”

考今本《水经注·河水》：“旧主度州郡，贡于洛阳，因谓之奉城，亦曰江津戍也。戍南对马头岸，昔陆抗屯此与羊祜相对，大宏信义，谈者以为华元、子反复见于今矣。北对大岸，谓之江津口，故洲亦取名焉。江大自此始也……故郭景纯云：济江津以起涨。言其深广也。”[6](P797-798)

11.《文选·郭璞〈江赋〉》：“朱沪丹溇。”李善注：“《水经注》曰：中江东南左合溇湖。……又曰：朱湖在溇阳。又曰：沔水又东得溇湖，水周三四百里。丹湖在丹阳，溇湖在居巢。”[1](P568)

明州本[2](P197)、四部丛刊本[3](P242)、奎章阁本[4]同，皆作：“善曰：《水经注》曰：中江东南左合溇湖。……又曰：朱湖在溇阳。又曰：沔水又东得溇湖，水周三四百里。丹湖在丹阳，溇湖在居巢。”

考今本《水经注》无，似为佚文。

12.《文选·谢惠连〈雪赋〉》：“焦溪涸，汤谷凝。”李善注：“酈元《水经注》曰：焦泉发于天门之左，南流成溪，谓之焦泉。”[1](P593)

明州本[2](P205)、四部丛刊本[3](P251)、奎章阁本[4]同，皆作：“酈元《水经注》曰：焦泉发于天门之左，南流成溪，谓之焦泉。”

考今本《水经注·河水》：“而东周永丰坞，有丁公泉发于焦泉之右。次东得焦泉，泉发于天门之左，天井固石。天门山石自空，状若门焉，广三丈，高两匹，深丈余，更无所出，世谓之天门也。……有一石泉，方丈余，清水湛然，常无增减，山居者资以给饮。北有石室二口，旧是隐者念一之所，今无人矣。泉发于北阜，南流成溪，世谓之焦泉也。”[6](P225)

笔者按：李善注引《水经注》甚为简略。

13.《文选·谢惠连〈雪赋〉》：“沸潭无涌，炎风不兴。”李善注：“酈元《水经注》曰：以生物投之，须臾即熟。又曰：曲阿季子庙前，井及潭常沸，故名井曰沸井，潭曰沸潭。”[1](P593)

明州本[2](P205)、四部丛刊本[3](P251)、奎章阁本[4]同，皆作：“酈元《水经注》曰：以生物投之，须臾即熟。又曰：曲阿季子庙前，井及潭常沸，故名井曰沸井，潭曰沸潭。”

考今本《水经注·溇水》：“又与云水合，水出县北汤泉，泉源沸涌，浩气云浮，以腥物投之，俄顷即熟。”[6](P901)陈桥驿《水经注校证》：“从《幽明录》所记载的来看，酈《注》的‘腥物’可能是‘生物’的音讹。上文若作‘生物’，下文自然应该作‘熟’，可见《大典》诸本比殿本等可靠，殿本的‘热’字，宜改为‘熟’字。”[10](P909)

从《文选》诸本李善注看，陈《校证》是。今本《水经注》中“腥物”当为“生物”，“热”当为“熟”。

笔者按：“又曰：曲阿季子庙前，井及潭常沸，故名井曰沸井，潭曰沸潭。”今本《水经注》中无，似为今本《水经注》之佚文。

14.《文选·潘岳〈关中诗〉》：“绛阳之粟，浮于渭滨。”李善注：“郦善长《水经注》曰：绛则绛阳也，盖在绛、浍之阳。”[1](P941)

明州本[2](P303)、四部丛刊本[3](P369)、奎章阁本[4]同，皆作：“郦善长《水经注》曰：绛则绛阳也，盖在绛、浍之阳。”

考今本《水经注·涑水》：“韩献子曰：土薄水浅，不如新田，有汾、浍以流其恶。遂居新田。又谓之绛，即绛阳也。盖在绛、浍之阳。”[5](P166)

笔者按：李善注与今本《水经注》同。

15.《文选·颜延年〈应诏燕曲水作诗〉》李善注：“《水经注》曰：旧乐游苑，宋元嘉十一年，以其地为曲水，武帝引流转酌赋诗。”[1](P962)

明州本[2](P309)、四部丛刊本[3](P377)、奎章阁本[4]同，皆作：“善曰：《水经注》曰：旧乐游苑，宋元嘉十一年，以其地为曲水，武帝引流转酌赋诗。”

考今本《水经注》无，似为佚文。

16.《文选·潘岳〈金谷集作诗〉》李善注：“郦道元《水经注》曰：金谷水出河南大太原，东南流，历金谷，谓之金谷水。东南流，经石崇故居。”[1](P977)

明州本：“善曰：郦元《水经注》曰：金谷水出河南大太原，东南流，历金谷，谓之金谷水。东南流，经石崇故居。”[2](P314)

四部丛刊本[3](P383)、奎章阁本[4]同，皆作：“善曰：郦元《水经注》曰：金谷水出河南大曰原，东南流，历金谷，谓之金谷水。东南流，经石崇故居。”

考今本《水经注·谷水》：“谷水又东，左会金谷水，水出大太原，东南流历金谷，谓之金谷水，东南流经晋卫尉卿石崇之故居。”[6](P393)

笔者按：“大太原”在今河南孟津县东南凤凰台南，为金谷水之源。明州本、胡本作“大太原”与今本《水经注》同。四部丛刊本、奎章阁本作“大曰原”当是“大太原”之讹。

17.《文选·潘岳〈金谷集作诗〉》：“滥泉龙鳞澜，激波连珠挥。”李善注：“郦道元《水经注》曰：允街谷水文成蛟龙。”[1](P978)

明州本[2](P314)、四部丛刊本[3](P384)、奎章阁本[4]同，皆作：“善曰：郦元《水经注》曰：允街谷水文成蛟龙。”

考今本《水经注·河水》：“县有龙泉，出允街谷，泉眼之中，水文成交龙，或试挠破之，寻平成龙。”[6](P50)诸本李善注与今本《水经注》相近。

18.《文选·殷仲文〈南州桓公九井作〉》李善注：“《水经注》曰：淮南郡之于湖县南，所谓姑孰，即南州矣。”[1](P1032)

明州本[2](P334)、四部丛刊本[3](P405)、奎章阁本[4]同，皆作：“善曰：《水经注》曰：淮南郡之于湖县南，所谓姑孰，即南州矣。”

考今本《水经注》无，似为佚文。清赵一清《水经注释》：“按《文选》殷仲文〈南州桓公九井作〉诗李善注引《水经注》云：淮南郡之于湖县南，所谓姑孰，即南州矣。今本无之。”[11]

19.《文选·谢灵运〈从游京口北固应诏〉》李善注：“《水经注》曰：京口，丹徒之西乡也。又曰：京城西北有别岭入江，三面临水，高数十丈，号曰北固。”[1](P1037)

明州本[2](P335)、四部丛刊本[3](P407)、奎章阁本[4]同，皆作：“善曰：《水经注》曰：京口，丹徒之西乡也。又曰：京城西北有别岭入江，三面临水，高数十丈，号曰北固。”

考今本《水经注》无，似为佚文。

20.《文选·颜延年〈车驾幸京口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后湖作〉》李善注：“《水经注》曰：晋陵郡之曲阿县下，陈敏引水为湖，水周四十里，号曰曲阿后湖。”[1](P1054)

明州本[2](P340)、四部丛刊本[3](P413)、奎章阁本[4]同，皆作：“善曰：《水经注》曰：晋陵郡之曲阿县下，陈敏引水为湖，水周四十里，号曰曲阿后湖。”

考今本《水经注》无，似为佚文。

21.《文选·谢惠连〈西陵遇风献康乐一首〉》：“昨发浦阳汭，今宿浙江湄。”李善注：“郦善长《水经注》曰：浦阳江水，导源乌伤县，而经上虞县。”[1](P1194)

明州本[2](P392)、四部丛刊本[3](P477)、奎章阁本[4]同，皆作：“善曰：郦善长《水经注》曰：浦阳江水，导源乌伤县，而经上虞县。”

考今本《水经注·浙江水》：“县滨浙江，又东合浦阳江。江水导源乌伤县，东经诸暨县，与泄溪合。……江水东经上虞县南，王莽之会稽也。”[6](P944-946)

按：从《水经注》原文可以看出，李善注抄变郦文其辞。

22.《文选·谢灵运〈过始宁墅〉》李善注：“《水经注》曰：始宁县西，本上虞之南乡也。”[1](P1238)

明州本[2](P408)、四部丛刊本[3](P496)、奎章阁本[4]同，皆作：“善曰：《水经注》曰：始宁县西，本上虞之南乡也。”

考今本《水经注·浙江水》：“浦阳江又东北经始宁县西，本上虞之南乡也。”[6](P946)与李善注同。

23.《文选·谢玄晖〈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桥〉》李善注：“郦善长《水经注》曰：江水经三山，又幽浦出焉。水上南北结浮桥渡水，故曰版桥。浦江又北经新林浦。”[1]

(P1259)

明州本[2](P415)、四部丛刊本[3](P504)、奎章阁本[4]同,皆作:“善曰:酈善长《水经注》曰:江水经三山,又湘浦出焉。水上南北结浮桥渡水,故曰版桥。浦江又北经新林浦。”

按:考今本《水经注》无,似为佚文。且胡本《文选》李善注中“幽浦”当为“湘浦”之讹。

24.《文选·乐府·〈饮马长城窟行〉》李善注:“酈善长《水经》曰:余至长城,其下往往有泉窟,可饮马。古诗《饮马长城窟行》,信不虚也。”[1](P1278)

明州本[2](P421)、四部丛刊本[3](P511)、奎章阁本[4]同,皆作:“善曰:酈善长《水经》曰:余至长城,其下往往有泉窟,可饮马。古诗《饮马长城窟行》,信不虚也。”

考今本《水经注·河水》:“自城北出有高阪,谓之白道岭。沿路惟土穴,出泉,挹之不穷。余每读《琴操》见《琴慎相和雅歌录》云:饮马长城窟。及其跋涉斯途,远怀古事,始知信矣,非虚言也。”[6](P79)

笔者按:李善注比今本《水经注》较简略,为李善抄变其辞。其中“余至长城,其下往往有泉窟,可饮马。”为今本《水经注》之佚文。

赵一清《水经注释》按:“李善《文选注》引酈善长《水经注》曰:余至长城,其下往往有泉窟,可饮马。古诗《饮马长城窟行》,信不虚也。盖巢括其辞,此引书抄变之例也。”

25.《文选·张景阳·〈杂诗十首之一〉》:“流涧万余丈,围木数千寻。”李善注:“酈元《水经注》曰:鲁阳关水出鲁阳关分头山。”[1](P1380)

明州本[2](P458)、四部丛刊本[3](P556)同,皆作:“善曰:酈元《水经注》曰:鲁阳关水出鲁阳关分头山。”[3](P556)

奎章阁本《文选》电子本缺少从“世俗号为东瓠王……良曰凄,寒也。啸,风声也。百籁谓”部分。“流涧万余丈,围木数千寻。”正好在这缺少的部分中。

考今本《水经注·澠水》:“澠水右合鲁阳关水,水出鲁阳关外分头山横岭下夹谷,东北出入澠。”[6](P723)

笔者按:诸本李善注与今本《水经注》相近。

26.《文选·谢玄晖〈郡内登望〉》:“山积陵阳阻,溪流春谷泉。”李善注:“《水经注》曰:江连春谷县北,又合春谷水。”[1](P1410)

明州本[2](P469)、四部丛刊本[3](P569)、奎章阁本[4]、北宋监本[5]同,皆作:“《水经注》曰:江连春谷县北,又合春谷水。”

考今本《水经注》无,似为佚文。

27.《文选·任彦升·〈为范始兴作求立太宰碑表〉》:“然则配天之迹,存乎泗水之上。”李善注:“酈善长《水经注》曰:泗水南有泗水亭。汉高祖庙前有碑,延熹十年立。”[1](P1749)

明州本[2](P593)、四部丛刊本[3](P721)、奎章阁本[4]同,皆作:“善曰:酈善长《水经注》曰:泗水南有泗水亭。汉高祖庙前有碑,延熹十年立。”

考今本《水经注·泗水》:“泗水南径小沛县东,县治故城南垆上。东岸有泗水亭,汉祖为泗水亭长,即此亭也。故亭今有高祖庙,庙前有碑,延熹十年立。”[6](P601)

按:诸本李善注与今本《水经注》相近。

28.《文选·陆士衡·〈辩亡论上〉》:“浮邓塞之舟下汉阴之众。”李善注:“酈元《水经注》曰:邓塞者,即邓城东北小山也,先后因之以为邓塞。”[1](P2315)

明州本[2](P809)、四部丛刊本[3](P989)、奎章阁本[4]同,皆作:“善曰:酈元《水经注》曰:邓塞者,即邓城东北小山也,先后因之以为邓塞。”

考今本《水经注·涓水》:“涓水又东径邓塞北,即邓城东南小山也,方俗名之为邓塞。”[6](P731)

笔者按:李善注引《水经注》作“邓城东北小山”,今本《水经注》作“邓城东南小山”。略异。“东南”似义胜。考唐李吉甫《元和郡县图志》“山南道二”:“故邓城,在县(临汉县)东北二十二里。……邓塞故城,在县东南二十二里。南临宛水,阻一小山,号曰邓塞。昔孙文台破黄祖于此山下。魏常于此装治舟舰以伐吴。陆士衡表称‘下江汉之卒,浮邓塞之舟’谓此也。”[7](P530)

29.《文选·张梦阳·〈剑阁铭〉》:“惟蜀之门,作固作镇。是曰剑阁,壁立千仞。”李善注:“酈元《水经注》曰:小剑戍北去大剑二十里,连山绝险,飞阁相通,故谓之剑阁也。”(P2411)

明州本[2](P845)、四部丛刊本[3](P1033)、奎章阁本[4]同,皆作:“善曰:酈元《水经注》曰:小剑戍北去大剑三十里,连山绝险,飞阁相通,故谓之剑阁也。”

考《水经注·漾水》:“又东南径小剑戍北,西去大剑三十里,连山绝险,飞阁通衢,故谓之剑阁也。”[6](P485)《资治通鉴》胡三省注:“《水经注》:小剑戍西去大剑山三十里,连山绝险,飞阁通衢,故谓之剑阁。”

笔者按:《文选》李善注两引酈元《水经注》来解释“剑阁”,而两次文字与今本《水经注》文字皆有差异:《文选·左思〈魏都赋〉》:“剑阁虽峻,凭之者蹶,非所以深根固蒂也。”李善注:“酈元《水经注》曰:小剑戍去大剑,飞阁通衢,故谓之剑阁。”可见,李善引用时也不是“实录”,而是经过自己的加工而抄变其辞。

综上所述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李善在注释《文选》时，多处引用当时所能见到的《水经注》资料。通过以上比勘，我们能发现李善时期所见到的《水经注》的某些情况：

一、从“澡，《水经注》作‘济’”的注释中，可以了解到李善当时所见的《水经注》可能是古本《水经注》。

二、李善注引用的《水经注》与今本《水经注》在内容上有完全相同的，但多为李善抄变其辞。

三、李善所引《水经注》的内容，在今本《水经注》中难以寻觅，共有十则。可见这些当为今本《水经注》之佚文。如：

“赤须水出赤须谷，西南流注罗水，然阪因水以得名也。”（陈）

“中江东南左合溲湖。……又曰：朱湖在溲阳。又曰：沔水又东得浚湖，水周三四百里。丹湖在丹阳，灤湖在居巢。”（陈）

“余至长城，其下往往有泉窟，可饮马。”（陈）

“曲阿季子庙前，井及潭常沸，故名井曰沸井，潭曰沸潭。”

“旧乐游苑，宋元嘉十一年，以其地为曲水，武帝引流转酌赋诗。”

“淮南郡之于湖县南，所谓姑孰，即南州矣。”（陈）

“京口，丹徒之西乡也。又曰：京城西北有别岭入江，三面临水，高数十丈，号曰北固。”

“晋陵郡之曲阿县下，陈敏引水为湖，水周四十里，号曰曲阿后湖。”

“江水经三山，又幽浦出焉。水上南北结浮桥渡水，故曰版桥。浦江又北经新林浦。”（陈）

“江连春谷县北，又合春谷水。”

这十则中，陈桥驿先生《〈水经注〉佚文》中已抉发五则（即用“陈”标记者）[10]，其他则为笔者的新发现，这也正是李善注在《水经注》研究中的重要价值所在。

这些都说明古本《水经注》与今本《水经注》一定存在诸多差别。而且，从这些引用资料来看，唐时的注释家们已经在关注《水经注》这部成书于北魏时的典籍，并且已经知道将其中的资料为己所用，如校勘其他典籍、注释其他典籍中的地名、某些字词等。不过，注释家们还只是停留在将《水经注》中的资料作为佐证来解释证明其他典籍中的相关问题，还没有自觉地进行《水经注》的本体研究，如当时不同抄本与抄本之间的差异如何、《水经注》记载内容的正确与否等。

四、不同《文选》注本中引用《水经注》的文字也存在异同，这些说明《文选》版本之间有传承，亦有变化。李善注中引用《水经注》的这些资料也为揭示《文选》版本之间的关系提供一些参考。

唐代的《水经注》到底是什么样子不得而知。李善注所引用的这些资料，与全文相比，也只是片言只语，虽然有重要价值，但终不能反映更多的信息。要想比较更多地揭示唐代《水经注》的模样和唐人研究《水经注》的更多情况，还有待把徐坚《初学记》、张守节《史记正义》、颜师古《汉书》注、李贤《后汉书》注、封演《封氏闻见记》、李吉甫《元和郡县图志》等典籍中的资料全部整理出来进行深入研究之后，才会有更多的发现。笔者也将对这些典籍中所引用的《水经注》资料作比较全面深入的研究。

原文参考文献：

- [1] 萧统. 文选[M]. 李善注. 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6.
- [2] 萧统选编，吕延济等注. 日本足利学校藏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[M]. 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08.
- [3] 萧统编，李善等注. 六臣注文选[M]. 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12.
- [4] 奎章阁本六臣注文选[M]. 韩国奎章阁.
- [5] 北宋天圣监本文选[M]. 北京：国家图书馆.
- [6] 酈道元著，陈桥驿校证. 水经注校证[M]. 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7.
- [7] 李吉甫. 元和郡县图志[M]. 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3.
- [8] 史为乐等. 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[Z]. 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2005.
- [9] 杨守敬，熊会贞疏. 水经注疏[M]. 南京：江苏古籍出版社，1989.
- [10] 陈桥驿. 水经注研究[M]. 天津：天津古籍出版社，1985.